



唯山先生子集

五十九之六十

〇二十四

和10
1599
24



和
1533
24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目錄

雜著四

苜蓿文奉謝水戶羽林君

代毛利長門守與熊谷氏狀

擬尺牘三篇

示武田杏仙

畀黑川道祐

示同志者

畀澤氏子二篇

與汪德夏筆語

吳黑川

示友田杏山

幾又觀三書

升手味身門半與煎谷丸

首書文奉

雜著四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五十九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雜著四

其 葇蓉文奉謝水戶羽林君

神農去久矣吾邦五十易草木以前有一奇草自
 舶上來者曝乾其葉剪抹燒之以竹筒引煙吸之
 不知其為主治也亦有損而無益但為弊為費而已
 然年引一年俗習不休考諸本草則葇蓉歟焉知
 神農中七十毒時有此草否倉公所用葇蕩唐共
 所餌毒飯蓋是乎初試吸者多瞑眩然及其盛行

而無貴賤無男女吸之者衆故擇小竹良者爲筒
通解谷其本末或用銅鑰筒連接之遂至于作金
銀筒其末曲鉤形如牽牛花樣以盛抹葉其本稍
細含之附炭火及燭火以牽煙三韓呼之曰煙酒
以吞煙眼眩如醉故也嘗問之韓人乃云頃年此
草來自南方然則與吾邦之弊習不異醫方只熏
其子治蟲牙孔未有用其葉近歲往往栽植以衆
所者好也花開逢風不易落以白樂天所謂不見
菖蒲花狂風吹不落并考之則益知此物爲之歟

杜鵑花羊喫之躑躅而倒故號躑躅花其有毒明
矣於人亦宜然其習慣漸久則毒變爲藥亦有之
歟故譚紫霄以菖蒲之油配躑躅之酒并論俗習
嗜好之不爲害也雖中華復有吸之者乎其弊不
易改焉然有時慰悶寂適喉咽亦不可言無之歟
石罈石媪好嘗醋喙三尺面百摺其所嗜如此柳
柳洲有云奇異之草苦酸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
澁齒而有篤好之者援文主之蒲菹以證之如孔
子聞而效之縮頸而食蒲菹三年然後勝之蓋是

呂覽所記其有無不可知也鄉黨篇所載可以見之然世之所傳可以傳疑若其嗜與不嗜殆如大戶小戶之於酒乎拙者性癖有時吸之若而人欲停之未能聊因循至今唯暫代酒當茶而已歟非若西域幻人吐火誑人是誠可憎可誅也乃者三品羽林源君賜赤土葭蕩幾多束一筥厚荷之至謝而有餘赤土者君封國內之腴地此草良產之勝區也嘗之則尋常煙火食之所不及也可謂神農所試之吹咀耶倉公處劑之刀圭耶若進之文

王孔子則未知彼此孰取孰捨哉今所言頗類俳非無恐懼然戲言出於思也故捧滑稽之鄙詞以期電瞞之莞爾頓首再拜謹言

代毛利長門守與熊谷氏狀

甲列太守秀元爲之价

熊谷二郎直實者希世之勇士也嘗從源君擊平族與子直家爲先鋒共顯其名記于國史傳於家譜載諸口碑子孫繩繩不絕頃歲其苗裔熊谷丹後守某嗣而逝其子主膳正某一旦沒而無子丹後守叔母適人生女今恤其家之無後而使女爲

肉戶忠三郎其妻立之而嗣其家昔晉賈充立外
孫為之後唐白居易以家業傳之外孫今攀其例
改肉戶為熊谷氏其采地封戶如故勉之哉尚能
致忠勵武慎追家風勿忝乃祖

擬尺牘

借月日翰林主人啓子墨客卿文房下古云月從
雪後皆奇夜阿猷剡谿之興古今之盛事也典午
山河之人其風流率類是歟後人下一轉語云下
爐柴火三杯酒誰記山陰有戴逵是亦不風流處

也風流雖然不亦野乎不識盛意謂何時惟嚴寒
保留幸幸

又

綠陰處士復惜春公子書曰白櫻與殘雪共消紅
桃共暴雨齊落牡丹之富浮雲漠漠芍藥之贈君
子不取且雖謫仙之長繩不能繫鸚鵡之影孰與
蛛絲之網住飛花哉觀世之意氣揚揚而爭競紛
奢者亦是封姨一怒而後無所覓殘紅歟時惟袂
衣稱體夏尚淺矣請一來握手於林樾新綠之邊

耳餘在面布庶乎莫懶舉趾埃焉四月
上浣

又

嘉平日呈烏有先生冰甌滌筆處邇日尊候奈何
頗勞遐想寒氣迫人僕只圍爐想夫前村梅開否
足下衝雪而探之以望南枝歟若有新詩則望呈
似不宣

示同志者

古人道我行則雨霽我止則雨降今日殆有及乎
此矣今日初冬朔日也我之金蘭簿上列其名而

最相親愛者真春生之也遇雨于塗手持張良
之傘脚踏子靜之履而猶尚至負泥至則快晴天
意何為其然乎夫行止非人之所能也我之今日
遇暴雨也亦豈其雨師騰龍之於我之行止乎哉
雖然用行舍藏唯時為貴我之不遇時也亦如此
乎潦止霽行我其不然也亦如此乎是何也初冬
之有此滂沱也是非時雨之浸灌乎然則此亦時
也彼亦時也我之遇雨也亦時也我之不遇時也
亦時也哉書以示一二之同志云

示武田杏仙

文選序李善無註五臣所註甚畧李善序呂延祚序共無註武田杏仙生嘗就余請講此三序不能正聊為之教授夫以文選行于世久矣唐初李善為之註標題出處說字詳事然其子邕以為未解其義乃更述旨趣於是有李善學有李邕學然善行而邕不傳故天下言文選者皆宗李善至開元年中有五臣註出焉粗釋其義延祚所序是也東坡雖譏其陋而非可皆捨者後世善註加五臣號

六臣註讀者便之誠是藝林之美材也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等皆效而為之杏仙生寓意於醫以其活人之手將執翰墨其志可以見焉他日考三序所引之事故出處以鈔纂之可謂勤焉庶幾不倦不已也古人輯集編摩者草稿且改且正數矣是亦不可不思也方今乞余一語遂告諭之以彌尋所據無以三序之微而忽之可也餘力學文亦可也

庚寅之秋

昇澤氏子

歲僅幼童來求語於
是與之寬末三年作

山林之花在經史之中欲看花須向經史而見之
泉石之樂在智仁之中欲玩水登山須認識方寸
之智仁風月之興在詠吟之裏欲謝風弄月須慕
魯黜之見解今子不在互鄉不在闕黨抑隅坐乎
負劍長者乎若夫長安日邊之問對揚梅孔雀之
應答伶俐信伶俐矣雖然未似三遷之慈誨矧又
於嬉戲陳俎豆設禮容乎夫以洒掃應對精義入
神聖人之教孰先傳孰後倦故魯齋敬信小學書

如父母如神明是以幼入小學而能習則無扞格
不勝之患方今號為讀書者不知切己之急務唯
馳于高遠驚于虛無而失其窠甚多今子勿為此
亦可也年月如飛為他後之誠書以示之

又同年作

男子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牕前讀是真宗皇帝
勸學文也若不讀書知道則一肉塊蠢蠢然而已
謂之行屍走肉謂之馬牛衿裾謂之狡狙環珮不
亦吁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謂之酒囊飯袋言與

行相睽謂之能言之鸚鵡猩猩父母有慈而不孝
謂之梟獍男女無別謂之聚麀君臣無義謂之逢蠶
蠶之不如天倫失叙謂之脊令之不如主賓無禮
謂之不如鴻鴈故孟鄒公曰人之與禽獸幾希若不
讀書何以明人倫乎縱雖生資之美亦不能免
其私是所以男子之立志也其志者何也義也義
也者人道也六經者聖人之所以立人道也讀之
而善立者是真男子也是所謂大丈夫者乎若無
天度量爭得聖胚胎嗚呼人生而桑蓬有事于四

方者莫做妾婦之事若否則不克遂平生之志昔
孔子十五志於學至於不踰矩亦其志遂不改焉
所願學孔子也

界黑川道祐寬永二十年作

易道陰陽深矣哉其論理論氣備矣逮于周末言
鑿而久者素靈之書難經次之其論陰陽屢矣然
論氣不論理後世偶自儒之鑿者并理而附合焉
凡人之形質皆生于氣有生者不能免疾病故瘵
病在于保氣氣之所在理亦具矣豈常鑿之所歧

及哉庸詐識蓼苓木散之輩已心疾而不能已桀
紂跖躄之邪心乎哉吁易不可得而見也得見素
難可也素難亦談何容易哉孜孜不已可也若然
則積累之至專攻之務其察病用劑有如變化聚
散之理吉凶悔吝之儀著于著龜燭于心目之間
乎是未可知也衛生家壽開之子道祐業已幹鹽
請余一語不措豎非吾事然古人以蓄藥為進學
之譬不克拒之遂書以貽焉

與汪德夏筆語

寬永十五年

先生曰大明今皇帝之諱奈何記示焉

汪曰崇禎諱游枝

先生曰謂秋風客者何哉老棍云光棍云者盜賊

乎

汪曰光棍者乃中土諺俗之語其人如棍之光而
無可觀之體面如木棍無皮亦無可觀也老棍者
即年年老成之光棍也

先生曰騙之字義奈何

汪曰騙害之義如人借銀不以公心還之即騙也
又俗語云騙者誑也

先生曰們之字義如何

汪曰輩也又自稱也

先生曰妯娌之字義如何

汪曰言人家同父母之兄弟之妻言妯娌也

先生曰活套之字如何

汪曰套者乃規矩格式之謂也活者活潑不拘滯
之義也言作文者依此套而活通變以用也

先生曰混元裘者何乎

汪曰即陽城罐類

先生曰陽城罐者何乎

汪曰即鐵罐有高一尺者高七八寸者高四寸者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終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目錄

與朝鮮權佾筆語

與朝鮮文弘績筆語

與朝鮮朴安期筆語

與朝鮮權佾筆語

與朝鮮文弘績筆語

與朝鮮朴安期筆語

與朝鮮權佾筆語

與朝鮮文弘績筆語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目錄

雜著五

韓容筆語

與朝鮮松雲筆語

與朝鮮權佾筆語

與朝鮮文弘績筆語

與朝鮮朴安期筆語

與贈翰林李原筆語

與贈翰林文叔彭筆語

與贈翰林劉筆語

與贈翰林李筆語

韓客筆語

雜著五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目錄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雜著五

韓客筆語

慶長十年乙巳二月京師蕃館與朝鮮使僧松

雲筆語

松雲號四明山
大師諱惟政

松雲問曰天何言哉我欲無言是何意也孔子曰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是何意

先生答曰聖人以子貢多言故曰天何言哉天何

言哉蓋警子貢也雖然聖人之道豈可以言而不

傳哉有德者自有言又豈浮誇荒唐之言為貴乎
雖然其實理要在學者默識而已聖人之起居語
默動靜之間自莫不有其教與天道之四季次序
風雨寒暑晝夜亦莫非教何異是豈埃聖人之言
而後為之教乎故孟子曰不言而喻者其斯之謂
歟元亨利貞者天道之常也仁義禮智者聖人之
教也是乃所以聖人與天同德乎學者不可不學
聖人
問善哉美哉既曰吾無隱無隱者何在

答宋黃太史參晦堂聞岩前桂香時以吾無隱乎
爾為入頭處禪者所示與儒者所言豈果相同乎
羅太經曰豈惟曾點之見解却無顏子之工夫是
言如何若有示諭者憐我
問聖人所以樂者何事也
答是周子之所示二程者也儒者一生之功夫唯
在于此耳
問古人以不遠復三字以成君子一生功業不可
以古之糟粕而已君之朝夕用心處又如何

答曰不遠復者顏子所以不貳過也成湯且日改過
不吝以是爲工夫亦好余工夫唯在主人無適
問主人至佳君年未及而立頗有看書之眼爲君
多之

此時 先生二十三歲

寬永十三年丙子臘月江府蕃館與朝鮮學士

權試筆語

試號菊軒

先生問唐宋文散官階自一品至五品皆有大夫

之異號自六品以下有郎無大夫貴邦官制亦可
有階級今所問則每品其大夫名須記取

權試答唐宋之制自有當時史籍而沿革不同考
諸其文可知也曰我國遵倣華制品級有制一品
正從則有大匡輔國崇祿之號而大夫之稱止於
四品矣五品以下亦各有郎稱

問中華文散官正從一品有開府儀同三司等號
無大夫稱自二品以下有大夫稱止于五品今貴
邦已依中華官制奈何相違矣哉但文官武官清

雜云爾哉吾聞貴邦官職制法所定編著板行于世我朝亦須有其書猶在予若今所筆語有不實則如他日證明何哉若不能詰記則考諸貴國官志可也

答開府儀同三司即唐之官制也我國官制斟酌古今而損益之若言其槩則中朝之制也武官階雖高不得與階卑文官抗禮則是猶中朝之都督乃一品武官而以五品翰林之官爲御史而巡按者也烏有淆雜之理哉若夫我國官制板行之語

則既有可考之道何必以筆端相辯哉然大約有九品階級舉一隅則可反其二三也

問見所答未得其趣且今洪姜兩譯人記云二品嘉善大夫三品通政通訓大夫云云然今正使通政大夫副使從事官共通訓大夫由是見之則人與位相下上者也疑上疑下何以其趣乎又想中華正議大夫通議大夫與貴國通政大夫通訓大夫相當歟雖然小國之卿當大國之大夫則通政通訓共是從四品歟請告其情勿食言惟可

事通

洪喜男 姜渭賓 共為
嘉善 大夫 故云之

答洪羨所謂嘉善為二品者名實不同蓋我國官制有散影二規散者如閑散之謂也影者如形之有影只有稱號而不得踐其位猶唐之賞爵也亦猶皇朝賞職帖也通政通訓既是三品之階而向稱官制板行則何不考閱以破其疑耶凡人相交不信則難久况堂堂天下所共知之官制何可相瞞乎小國自有卿大國自有大夫雖欲引古之語比而較之三品之崇階又豈如四品之卑秩乎

中華正議通議之稱今不可一一記取而通政通訓之三品昭若日星更無可言

問人臣有相國左右丞相是古今之官制也貴邦亦可有之欲聞三公之稱

答漢時以蕭何為相國其後平勃為左右丞相則其稱古矣我國有三公一曰領議政二曰左議政三曰右議政

問議政相當大匡輔國崇祿大夫否如何大匡輔國大夫當相國又輔國崇祿大夫當左右丞相有

大夫而無公又無卿乎

答相國之階職各異若并與階職而呼之則大臣
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而餘皆類此其下
又有兼職所謂公卿者蓋汎稱宰相之名也

問正使任統何州縣人乎其字如何其望姓如何
常陪王側者乎按撫巡檢者乎歷進士登第者乎
副使從事官准之請述其履歷行實

答我國之法若是近侍之臣則人不敢呼其字而
只稱其別號從當何叩而委白是計三使臣皆是

京華望族而上使登進士揀文科屢經御史之任
而出入銀臺常侍經筵之側副使早歷進士狀元
及第狀元出入玉堂而且明儒學爲一世文宗從
事官亦登進士捷文科歷揚清顯正笏立朝方
爲執法之官遠近莫不服其風稜皆一時之極選也
問中國王公世史稱其里閭姓名往往然矣貴國
殿下亦何不稱其姓講乎欲聞其詳而知三使之
爲人也向旣稱任統金世濂黃床則不斥其名歟
要須告其事

答盛教果爲至矣以子思子而稱孔聖曰仲尼則
字是別稱之一也但國中稱之曰任某官金某官
黃某官而不稱其字故不佞亦不敢知也上使之
號白麓副使之號東溟從事之號青丘則稱之有
此足矣不佞少有遺世之志以詩酒自放於禮法
之外周遊天下不與世相接數矣此所以不敢知
者也必欲知之則從當探知以達焉

丙子臘月與朝鮮進士文弘績筆語

弘績號
白眉

先生問除夕逐儺有之乎

文弘績答戲子等及十二獸造像雜戲有逐鬼之
舉

問十二獸神號欲聞之

答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獸也子
爲鼠丑爲牛寅爲虎卯爲兔辰爲龍巳爲蛇午爲
馬未爲羊申爲猴酉爲鷄戌爲狗亥爲猪

問後漢書禮儀志追儺雖有方良不祥攬諸等諸
神之號後世群書未詳言其故儺神與邪鬼之名

各欲聞之

答聖人言理不語鬼後世何以詳知

問聖人不語怪乃論語所記也然易云載鬼一車又云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能事鬼神宰我問鬼神之義孔子告之故雖聖賢不能不語鬼貴國依中華既有讎禮則其神號鬼神何不有之乎是以問焉

答取示是矣然周公豈好鬼神而事之者也是不過敬鬼神遠之之道也宰我之問孔子答之豈亦

好鬼神也吾未詳人事之大焉知神鬼之號也讎禮則是亦敬鬼遠之道豈有他哉

問讎禮在季冬晦夜乎在立春前夕乎

答立春有進退之候讎禮則非進退也每年季冬念九日夜半為之耳

問竊聞天啓三四年之際貴國李倬廢李瑄而即位然乎李瑄于今無恙否在華江乎問君主事雖難告語而請其示答

答我國邦憲嚴明臣不敢言君事不佞不敢依命

矣不佞武人不知文義閣下問諸學士可也

問貴邦有陣法書紫陽大君作序紫陽大君想是殿下之天倫也欲聞其諱

答不知紫陽大君之為人安知其諱

問頭上之毛巾奈何

答我國淡甫皮入深者也

問淡甫皮何皮歟

答貴邦有此皮似猫而體大色黃而毛膩也

問馳屬而大者歟

答然

問殿下御諱或稱踪或稱倮較欲知其實又有李佺歟

答佺乃殿下同生弟也臣不敢論君幸恕亮焉

問佺嘗有即位之事乎

答本無此事矣豈有如此事乎

問柳川調興之徒偽造國書罪發覺配流而其徒屬當軌詆貴國能知之乎

答我國邊地距京太遠僕粗聞如此事爾

問然則貴國朝廷既聞知此事歟

答朝廷不知之矣

問貴國官位大匡輔國之上有左右丞相相國等乎大匡輔國即是相府執政乎

答大匡輔國是相府執政也

問申文忠叔舟為大匡輔國而後兼禮曹參判不知高官亦兼帶參判乎

答往昔之事實所不知想其身死後贈職大匡也

問軍旅法凡吹角雖中華亦然貴國角製奈何以

何作之乎欲聞其形樣

答凡此軍旅倣中華非我之製也其義不知之耳

弘績曰思故御母而不忘

席間有稿

先生曰今所答有穎封人遺美陸續懷橘之心可見其孝甚嘉歎之

先生問貴邦三浦一則金山也其二欲聞其名答不知之

問帽段是何物哉黑青絹乎

答，正是，正是。

問，深衣之製法詳載文公家禮，是行來朝，人縫裁之，下手知之者，乎？

答，我國有劉希慶嘗善於此，年九十而往年死矣。今有學焉者，而是行亦無帶來者。然考諸家禮，則亦必有可據之制矣。

問，裁縫之工人，雖無之，携深衣而渡海者，無之耶？

答，無之。

問，貴國春秋丁日釋奠之禮，至今無懈耶？

答，不但春秋有釋奠之禮，我殿下三年一謁于聖廟。

問，雲板一隻，雲板何物？

答，雲板未詳知之，但中朝太官坐堂之時，有打雲板之說，以此推測，則如寺刹之木魚類也。

問，我們此是我等之義歟？

答，正是，正是。

問，要子謂婦女歟？

答，妻之兄弟謂要子，而婦女亦謂之要子。

問師米師字義如何精穀米歟
答正是正是

問撒酒風醉之醒歟

答醉酒失性如李布之行也

問白砥紙貴國所出之紙也是何紙

答雪花紙也色白

問耍們師三字其音奈何

答耍音沙女稱們音門余稱師音敗春也然考其

韻解則詳矣

問砂貼木貼此二者何物

答以上為砂貼以木為木貼此盛饌物也

問杓炬松明之類乎

答杓小木也以杓為炬非松明也

問馬蹄車食是何膳乎

答以真末合蜜煮油作果也

問七椽床飯盛饌乎美食乎

答盛饌之具非美食也

先生問宴儀時有車食車食者何

答所謂專食者果名也非果子乃以糲蜜合為果
煎於香油者也

問糲皮是何獸

答乃羔也似羊色白者也存毛為羔去毛為糲皮
也

問三趾羊族

右四字古貴邦人來斯土紳面記
之不會其義若有其義乎請聞之

答不佞少好學問晚而投筆慕班超之志從事戎
間凡諸文義茫然迷津但此四字以臆說解之則

字畫非篆非真亦非草也似是籀文而恐是前
朝之佩物也三恐是玉字趾國字系似是貴字族
族字也

先生曰右四字如所云非篆非科斗今足下以意
解說之蓋是也歟千歲陽求於足下亦可以見之
多可多可

答陋鄙淺見變荷寵獎心實惶惶也

弘續曰剪燭夜話平生之一大幸而身上有病如
是辭退臨別黯然而懷曷有其極相思一念未嘗

忘于懷也

先生答告別而辭吾儕情多難以筆而盡只瞻戀而已

弘績曰多謝厚意

寬永二十年七月與朝鮮進士朴安期筆語

號螺山

先生問聞足下弱冠舉進士其芳聲可嘉尚矣以何等語為題乎欲聞之今茲歲幾哉

安期答不才謬忝進士何足稱乎蓋以詩賦僥倖焉詩則以園道禪院感舊贈蜀僧為題賦則以麒麟不踐生草為題矣不佞三十六年虛生入世間倘所謂老蕪蕪其將至者非耶

安期曰不佞素聞日東有羅浮先生今見此詩悲

尋常人說語丈人無乃是耶 此時互唱和故云爾

先生曰即是

安期曰然則何不早言耶僕之欲躡清塵久矣

先生曰欲訪對馬太守美濃太守而倉卒來此矣

幸晤語足下惟幸

安期曰偶然相值天與其便

先生曰萍之與水本無情也况入乎

安期曰無情相遇無情相對正是杜子所謂與君

相對泛虛舟者也

先生曰今此旅邸真勝張氏隱居也即迷歸去歟

安期曰正愧庸陋不及杜工部也一笑

先生曰足下雖愧子美然詩慕子美者乎

安期曰色澤尚光華未知高年有幾

先生曰今六十一一年數歲以前齒既落眼眇鼻涕

殆如廢人

安期曰體氣輕健殆不如甲子一用者奇哉齒落

眼眇韓退之未四十尚然公則已晚矣

先生曰以足下之所祝而不無聊

安期曰我之天君安靜則外人紛擾何撓焉此意

不佞與丈人知之此時座客紛

先生曰動亦定靜亦定方寸湛然迅雷不能驚焉耳

萬色不能亂目足下其然吾豈其然乎雖然它山

之石可以攻玉吾亦要玉成

安期曰此道自敬字入

先生曰上蔡曰敬惺惺法此語體認久矣與淳屠所云主人翁惺惺否曰諾與我儒受用其同異有之足下謂何

安期曰提挈處無異應用處不同

先生曰儒者說禪禪亦儒禪人說儒儒亦禪故僧宗杲曰欲知一貫兩箇五百願勿被彼徒唆炒

安期曰不候無異之說非被他唆得也程朱亦嘗

取禪家句語豈以其道為是哉形容道理或有相似者則取之所謂不以人廢言也

先生曰固是

先生曰本邦貴分公子好臂蒼者見貴國所編鷹鷲方論則其中有未詳者有藥劑難知者有飼養法不練習者足下若聞諸鷹師以被告示則摘其方論中不易識者它日可問之也諾否如何

安期曰僕不知鷹知鷹者不來行中奈何

先生曰貴國陣法有紫陽大君序是何王之親族

乎敢問

安期曰我國無紫陽大君必誤書或傳訛也

先生曰此書纔一冊有五行陣法及行伍旌旗鼓角之節制貴國板本今見在本朝何曰無之乎景泰年中人也

安期曰然則或其別號故未聞也大君職名無紫陽

先生曰馬喫躑躅花則中毒或病或斃與羊不異想貴國馬亦然乎欲解其毒救其死而未知藥請

示其藥方為幸救物者廣仁之端也勿為靳固可也

安期曰未曾見喫躑躅而病者未嘗知救藥云

先生曰躑躅花者杜鵑花也可得其旨以問馬醫

安期曰杜鵑與躑躅不同躑躅有毒杜鵑花則食喫不妨云

安期曰不佞來此後識字之人必求詩文雖不識字者亦求拙筆異邦新知有求於我義難拒絕是以一日之間作詩文幾至數十篇揮拙筆幾至七

八十幅至夜分不得寐然而未及應者亦多紙之
積及肩矣是以紛紛無暇尊太公前日之惠詩尚
有一二首未和公二難疇昔之篇亦未奉謝幸須
諒之稍圖隙當爲之耳曾聞車天輅五山公來貴
邦爲我任力能優爲云僕則如此可愧微才之不
及古人也然僕則又兼書寫之事故益無暇給耶
先生曰所言固亘然前日余所告情書之懇求勞
足下蓋是而已車天輅之俊才於足下今又見之
可以嘉獎及閑暇可和未酬之卑韻所竢無官想

其日光道中有進別疊和優乎有爲也且明日春
齋考槃應宗太守之招赴焉若謁竹堂君則足下
爲先容幸幸如吾兒輩之前告

安期曰車天輅之詩今有流傳者乎

先生曰不多

先生曰借宗太守便漫呈卑詞于申竹堂今暮已
得賜和章感刻感刻雖以太守奉謝之猶復憑足
下欲傳謝語善達之惟幸

安期曰申竹堂願見公父子得詩實如披霧公須

更以詩授之竹堂不厭僕屢更也謝語當告之如
教

先生曰本邦畫師狩野探幽初謁足下云爾

安期曰異地奇遇良幸良幸筆端風雨可得見乎
幸傳道之

安期曰欲以數幅携歸故國我當以拙詩報之

先生曰可求畫樣

安期曰隨其所長何必樣為然山水翎毛吾所喜

安期曰先生作我真贊書其上又大幸也

此時安期請探

幽求其寫真探幽即座描之

先生曰足下之壽肖需拙贊雖然自贊可也歟如

何若強之不肯辭乎余亦有請倩足下以余所有

松竹梅之贊求竹堂君之迅筆是所欲也足下為

余點頭乎否

安期曰自贊不難而必需公者豈無意乎幸毋吝

一揮筆松竹梅繪明朝送于僕處此甚非難也

先生曰壽像之拙贊任其求所不辭避也所請之

松竹梅贊不見竹堂申君之筆今足下諾之幸幸多

謝明且可送呈足下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終

